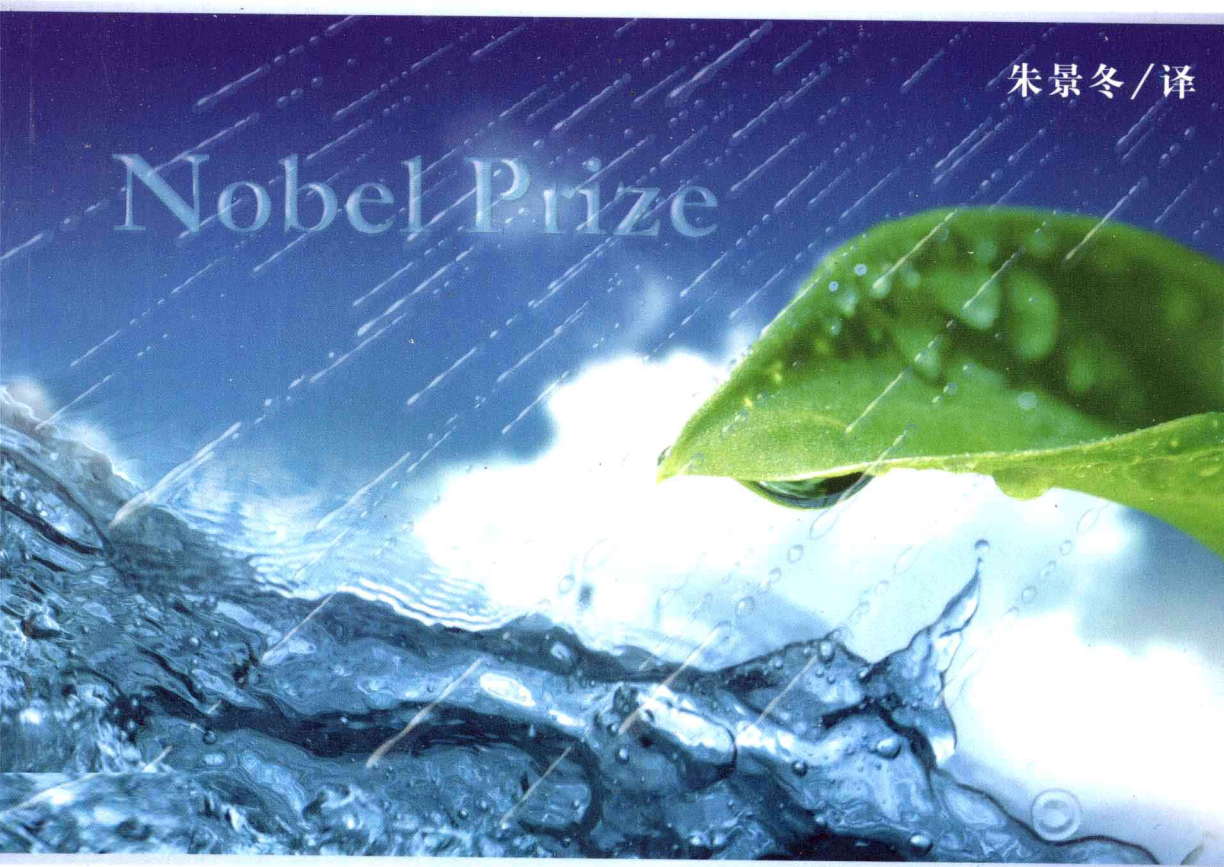


诺贝尔奖的幽灵

马尔克斯散文精选 下

朱景冬/译

Nobel Priz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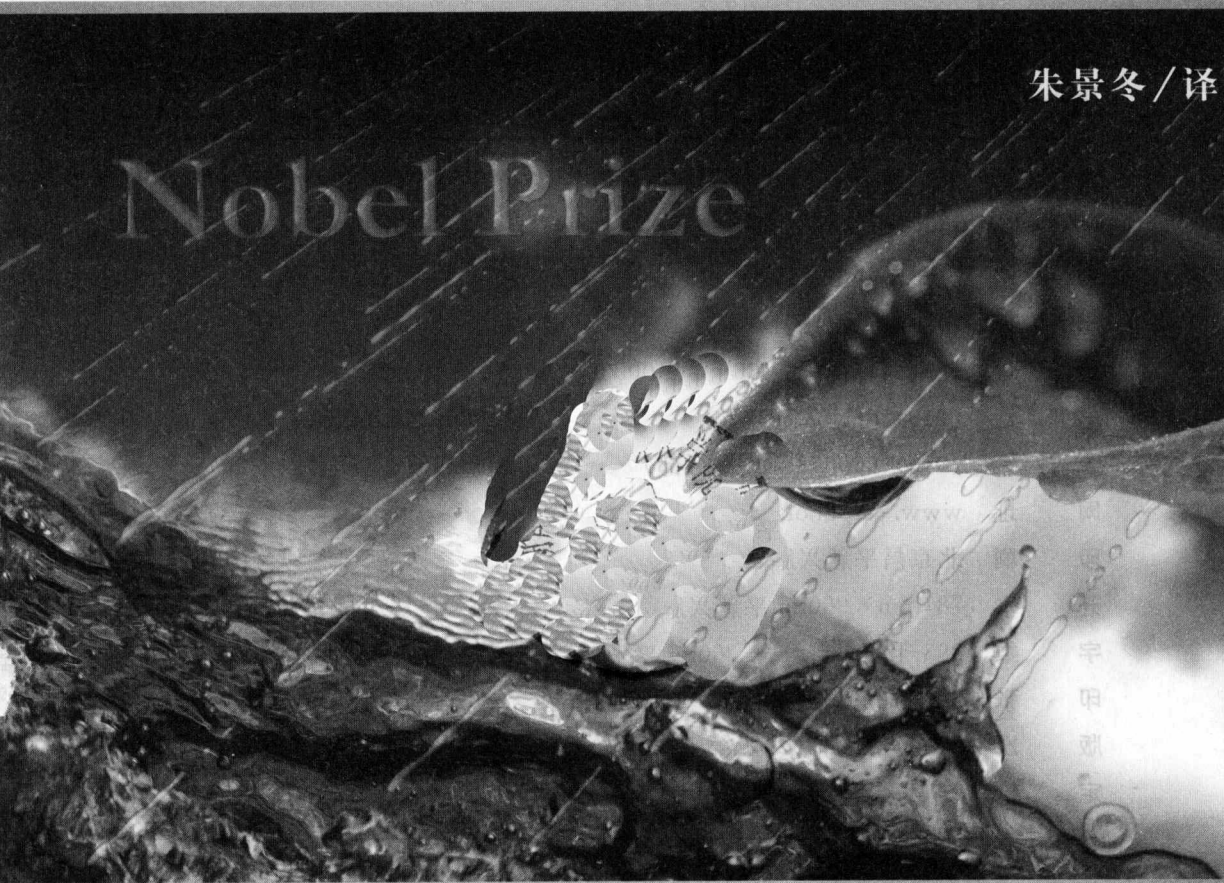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诺贝尔奖的幽灵

马尔克斯散文精选 下

朱景冬/译

Nobel Priz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诺贝尔奖的幽灵：马尔克斯散文精选/（哥伦比亚）马尔克斯著；朱景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109-420-9

I. 诺… II. ①马…②朱… III. 散文—作品集—哥伦比亚—现代
IV. I77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730 号

诺贝尔奖的幽灵·下

出 版 人 和 龔

作 者 朱景冬

责任编辑 吴海涛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总编室) (010) 66509246 (编辑室)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字 数 293 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7.80 元 (全二册)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66509618



目 录

古今轶事

飞机在乔科失事	1
难办的博卡斯·德·塞尼萨	7
胡拉多被大海吞没	9
伞的用途	10
蓝玫瑰	12

人生百态

一个非凡的人物	15
飞机上的睡美人	18
可悲的“喜剧”	24
一个轻浮的多米尼加人	26
丰塞卡中尉的几点澄清	27
速读冠军与美食家	31
我受雇为人梦卜	33
罗伯逊先生的悲惨故事	40
北风	42



艺海名流

我们的海明威	49
一位城市诗人	58
萨阿维德拉的诗作	60
让大家喜欢的阿根廷人	62
一位意大利导演在波哥大	66
我见到了海明威	70
我的朋友穆蒂斯	76
阿尔瓦罗·塞佩达·萨姆迪奥	84

文艺杂谈

我的作品来源于形象	89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	97
经历与作品	103
阅读、影响和写作	106
小说创作面面观	113
形象、韵律与风格	122
漫谈写作	125
好，我们来谈文学	128
《百年孤独》的写作	132
作家的责任	139
谢辞	142
2 我相信现实生活的魔幻	146



漫谈音乐	150
被遗忘的荣耀	158
国家电影	162
折磨人的宣传片	163
拉瓜多的一本书	165
小议《洪水到来之前》	167
毕加索斗牛	169
拉米雷斯画展	171
侦探小说的奥秘	173
《翁贝托·多》	175
《神秘岛》	177
关于《一位流亡者的秘密行动》	179
译者的贡献与尴尬	181
异国他乡的成功者	185



飞机在乔科失事

今天早晨 10 点 10 分，阿尔瓦罗·马迪埃多工程师乘坐阿古斯·科达西地理研究所的飞机从卡利市到达特乔机场。他是该研究所物化研究室主任，自上星期六他的轻型飞机——由美国飞行员杰克·乔伊纳驾驶——在离太平洋乔科省卡诺营地 35 公里处失事后他就迷失在乔科丛林中。执行海岸巡逻任务的美国飞机和直升机整个周末一直努力寻找迷失方向的飞机，但是徒劳。失事的幸存者们在茂密的乔科丛林里经受了三天感人的艰难困苦后终于（在昨天早晨 7 点）得救，回到了卡利。

两个人的任务

上星期六早晨 7 点 15 分，阿尔瓦罗·马迪埃多——阿古斯丁·科达西研究所物化研究室主任，单身，5 岁，三年前毕业于国立大学——和美国驾驶员杰克·乔伊纳（27 岁），登上该研究所的 L-192442 型轻型侦察机，前往离营地 35 公里的西西河流域乔科地区确定几座小山的位置。飞机起飞时天气很好。在当地，这样好的天气极为罕见，因为那里全年每天都要下雨。乘坐飞机的两个人知道他们的任务，因为有关人员用英语给飞行员作了交代。之所以用英语，因为美国飞行员一个西班牙字也不懂，工程师阿尔瓦罗·马迪埃多懂的英语也不足以和别人沟通。



天气依然很好

L-192442 型轻型飞机径直向目的地飞去。他们应该在那里绘制大地测量图，好为负责修改和完善地图的大地工作委员会提供依据。在飞行的第一个小时，天气依然正常。对那个地区了如指掌的马迪埃多工程师知道，他们必须尽快地把工作做完，因为过不了多久天气就会发生变化。马迪埃多工程师用手势指引着驾驶员。对那个地区也熟悉的驾驶员默默地听从着，熟练而有信心地驾驶着符合安全要求的飞机。

任务已经完成

早晨 8 点钟，即在飞机从布埃纳本图拉起飞一个小时后，任务已经完成，天气仍然正常。三座小山的位置构成一个三角形，经过马迪埃多工程师测量，三角形的顶点相距大约 20 公里。飞机仍然毫无故障地飞着。稍晚些，一个大地工作委员会将根据空中测绘人员提供的资料到那个地方去。在返回布埃纳本图拉前，必须抛下一条明亮的、显而易见的银色飘带，为绘制地形图的测距员和科学家指引方向。马迪埃多工程师准备好了银飘带，向飞行员打了手势，飞机开始沿着树梢、沿着昌巴小峡谷飞行，大地工作委员会可以顺着小峡谷到达那个地区。飞行员操作正确。银带子抛在了准确位置。但是当杰克·乔伊纳准备提高飞行高度返回布埃纳本图拉时，飞机的娇贵机器出了毛病。

在那一瞬间

在那一瞬间，阿尔瓦罗·马迪埃多什么特别情况也不记得。他只记得，在短暂的几秒钟里，飞机高速俯冲，机翼和起落架撞碎了乔科



丛林中纠缠在一起的树冠。他看到飞行员非常沉着，竭力使飞机翘头高飞。有一瞬间，飞机跌入丛林，在林中翻着跟头。在那一瞬间，已听不见马达的隆隆声。工程师用力抓着他的座位，闭上眼睛，感觉到飞机在可怕地震动，意识到马达已经熄火，在树枝折断和金属碎裂的可怖声音中坠入丛林深处。一秒，二秒过去了，马迪埃多工程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感觉自己很好，没有一处划伤。马达没有起火。一切发生得那么迅速，而且又那么猛烈，他不明白飞机怎么会完全毁坏了呢。他和飞行员都安然无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二人达成一致

当工程师马迪埃多和飞行员乔伊纳离开那架 L-192442 型轻型飞机的残骸时，正好是星期六早晨 8 点一刻。驾驶员的左眉上受了点轻伤，仅此而已。他们距离昌巴小峡谷只有几米远。在他们周围零零散散地丢着一些急救用品，还有两个美国军用旅行袋，它们像一扇流动橱窗，窗上有许多小口袋，口袋里装着捕鱼工具、救护用品和罐头食品。两个幸存者背上还挂着降落伞。他们开始通过手势交谈，几分钟后便就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达成了一致。

冒雨进入丛林

首先应该做的自然是爬到一棵树上去，打开一把降落伞，为前来营救的飞机提供方便。他们确信，救援飞机很快就会到来，因为人们正在布埃纳本图拉等待他们归来。最初他们想耐心地待在那里，等着救援的飞机飞来。但是 5 分钟后，乔科地区下起了瓢泼大雨。了解那个地区的气候特点的马迪埃多工程师知道，那场大雨一两个小时是不会停的。他知道，那场雨很可能同样猛烈地下一个星期。于是，他把这个想法用手势告诉他的同伴，两个人便开始沿着昌巴小峡谷西行。



由于还没有吃早饭，二人吃了些巧克力点心，然后一面用砍刀加宽飞机坠落时开辟的那段路，一面进入丛林。

从林第一夜

整个星期六，他们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大雨中顺利地前进。乔科丛林非常密集，到处是野兽，所以马迪埃多工程师提醒他的同伴留神。他们继续开路向西行进，还要随时准备对付任何威胁。但是无论星期六还是后来的两天，L-192442 型轻型飞机的两个幸存者都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马迪埃多工程师，一个生于波哥大的可爱、平和而热情的年轻人，非常佩服地提到了驾驶员乔伊纳的耐心、谨慎与和气。由于二人只能用手势沟通，所以只好一前一后，不知疲倦，一声不响地走路。直到星期六晚上在丝毫不见小的雨中，美国人乔伊纳才用西班牙味儿的英语问他们在哪里睡觉。马迪埃多工程师看见一棵大树，用食指指着它说：

“在这儿。”

乔伊纳摇了摇头。说：

“太糟糕了。”

说完，他脱下外套，铺在地上，打起呼噜来。

消息传到波哥大

星期日天亮时，雨还没有停。然而寻找他们的救护飞机大清早就盖过暴雨声隆隆地响起来。但是他们毫无办法。丛林那么密，遮天蔽日，什么也看不见。而且，在他们用砍刀开路前进的时候天空仍在下雨。

工程师马迪埃多说，那天下午，沉默的气氛再也不能继续了。他



们对用手势开玩笑已感到厌倦，都觉得疲惫不堪。美国人好像心情不佳。工程师很想唱博莱罗，使他的同伴开心。但是后来他想起一个更好的主意。他记得他会用英语唱的惟一的一首美国歌曲是《开始啊，开始》。他一连唱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深夜 10 点两人挨着一块巨石躺下。就是这个时刻，马迪埃多工程师在波哥大的家庭（电话号码为 67609）收到了阿古斯丁·科达西研究所打来的电话，通知了飞机失事的不幸消息。

悲哀地等待

马迪埃多家的住宅——南城 16 街 21—47 号——门口有一个茂盛的花园和一间小客厅。小客厅收拾得窗明几净，墙上挂满了古老肖像和 1953 年国立大学工程系的镶嵌照，那上面有阿尔瓦罗·马迪埃多留着金色小胡子、齐根儿剪光头发的留影。从收到阿古斯丁·科达西研究所打来的电话后，他家里就充满悲哀的气氛。但是和往常发生的情况不同，亲人没有设祭坛，也不相信工程师死了。他们决定等待，整个星期日通宵都开着灯等待。而在这时，阿尔瓦罗·马迪埃多正在乔科丛林中的一块石头边睡觉，那个地方离一个黑人的茅屋只有几公里：黑人叫安赫尔·龙加，靠淘金和在昌巴小河旁种大蕉为生。

重新回到家

工程师说，他一分钟也没有怀疑他的方向。他知道，昌巴小河（它和卡洛斯·比利亚维塞斯的庄园宅毫无关系）会把他引向有人烟的地方，引向太平洋乔科地区的卡洪营地。当星期一早晨他们开辟的小路和另一条十分古老的小路合而为一时，他的想法得到了证实。两个幸存者来到一个这样的地带，那里的树木已被砍伐。快到早晨 10 点的时候，他们突然遇到黑人安赫尔·龙加。看到他们那副狼狈样



子——衣服又湿又脏，手持砍刀——真想拔腿逃走。他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他相信了真相。明白发生的事情后，安赫尔·龙加立刻慷慨而勤快地跟他们合作，让他们坐上一条独木舟，向卡洪营地划去。下午3点钟，他们生还的消息通过电话传到安达戈亚，又从那里传到布埃纳本图拉和卡利。最后接通了波哥大67609号电话，马迪埃多工程师的家庭接到电话后兴高采烈。驾驶员杰克·乔伊纳——一架直升机把他们从圣胡安河送到卡利后——直接飞往巴拿马。这一事件使他学会了用西班牙语讲两句话：

“谢谢”和“早上好”。



难办的博卡斯·德·塞尼萨

人们经常问：“博卡斯·德·塞尼萨^①怎么啦？”看来，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的没有答案的无数问题之一。

人们不十分清楚，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总是忙于这项工程：最初看去似乎很容易实施，但现在仍然像 30 年前一样，是巴兰基利亚市的一个大问题。

有必要不断地重新翻腾一下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希望能够碰巧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有一些巴兰基利亚团体固执地断言，博卡斯·德·塞尼萨工程是蛮干。他们算了一笔账，认为在这类工程 and 海滨的工程上耗费的资金比扩大和从技术上大规模改造哥伦比亚港耗费的资金高许多倍。人们简单地说，为了利用一个人造的港口，一个具有极好条件的天然港口被葬送了。而这种人造港不但付出了一个国家面孔上的一只眼睛的代价，而且依然存在着足以使另一只眼睛也失去的问题。

然而，出于某些人认为有分量的理由，那些非要把博卡斯·德·塞尼萨工程继续下去的巴兰基利亚人毫不退让，似乎决计把这种态度坚持几百几千年。明显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博卡斯·德·塞尼萨工程已经进行到这种程度，惟一理智的做法是把它完成，因为哥伦比亚港的放弃结束了天然港的美丽历史。它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港

^① 哥伦比亚的港口。



口之一，在它的历史上记载着接待过诺曼底号的荣誉。如今在它的尽头，孩子们蹚着齐膝深的水下海来捡拾贝壳。

所以，要么把博卡斯·德·塞尼萨工程推向前进，要么失去大西洋沿岸的一个大港。这便是选择。

关于“博卡斯·德·塞尼萨怎么啦”的问题，似乎从发表在报上的、一位巴兰基利亚杰出人士的讲话中找到了答案。“必须成立一个技术委员会”，这就是答案。因为事实是，在博卡斯·德·塞尼萨工程建设上富有积极性的人是商人、企业家和律师，而不是那里所需要的水利工程师。需要一个懂行的公司出来说博卡斯·德·塞尼萨工程应该怎么办，另一个懂行的公司去办理。

巴兰基利亚的悲惨挖泥船的悲惨历史也许是我国最悲惨的历史之一。至今还不知道挖泥船花了多少钱，还需要花多少钱。为此，适时地进行了一次讨论，这是一场全国性的，不知道细节的讨论，因为那些细节永远也不会为人所知。惟一清楚的问题是，挖泥船没有用处。因为看来，博卡斯·德·塞尼萨需要的挖泥船不是这种挖泥船，而是至少半打和这种挖泥船不同的挖泥船。

这一切，不妨这样说，都绝不仅仅是假设。因为有资格讲第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和中间的话的人是荷兰的技术人员，年初他们视察了博卡斯·德·塞尼萨，依然希望在他们土地上签订合同。国家已在自己的大西洋港口上花了那么多钱，它有权利知道政府想拿博卡斯·德·塞尼萨怎么办，有权利认为最理智的态度是不节外生枝地结束工程，以便使悲惨挖泥船的悲惨历史有个幸运的结局。



胡拉多被大海吞没

在同巴拿马接壤的边境上，最后一个哥伦比亚城镇叫胡拉多。至少在八天前，当最后一批游客因海水袭击那个地方而离开时，它是这么称呼的。现在它不存在了，这毫不奇怪，大海彻底把它从哥伦比亚地图上涂去了。许多年来，它一直出现在哥伦比亚地图上，只是所有权未定，与其说它真实存在，不如说它仅在地图上存在。

胡拉多是哥伦比亚乔科省的一部分。但是当人们在省城基夫多询问大海是不是确实把胡拉多从哥伦比亚地图上抹掉了时，乔科省政府的人不能够作任何回答，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办法得到有关消息。从圣胡安人海口到同巴拿马接壤的边界，整个太平洋海岸没有一家电报局。

胡拉多可能沉入大海，可能像一条船一样沉没。但是和最微不足道的船不同，胡拉多没有办法把最后一封绝望的电报发出去。如果靠邮政局传送消息，整个今年人们也不会知道胡拉多去年就沉没了。因为当有人愿意给送信的时候，胡拉多的信件才能到达波哥大。在去年，胡拉多的信件在索拉诺湾存放了6个月，等待着有人帮忙把它带去。

直到人们最后一次看到胡拉多的那一天，胡拉多只能靠公众的救济生活。但是实际上，公众的救济不可能从那么远送到一个连电报都到不了的地方。



伞的用途

如果仔细绘制一张使用伞者的统计表，就会发现，下雨的时候，不会有人打伞。这是自然的，因为伞是一种相当精致、脆弱和美丽的物品，很容易被雨水淋坏。

伞，它的名称并没有指出是为下雨而制造的。它是为了像一只大蝙蝠一样挂在手臂上当装饰物用的，是为了在气氛场合要求的时候假装英国人用的。如果调查一下伞的历史，就会发现，造伞的目的和形式上用伞者的目的大不相同：当看来要下雨的时候，那些糊涂的先生们拿着伞出门，却并不知道他们把他们这件宝贝暴露了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冲洗池般的雨中。

为了挡雨，人们发明了软木帽和八张多的报纸。不只这些：在发明软木帽和八张多的报纸之前，老天就发明了恰恰为此而下的雨：让雨落在幸运的行人头上，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不享受来自蓝天的纯洁的倾盆大雨，因为这是迄今为止为防止秃顶而发明的最有效的药品。

雨季里伞的减少，说明仍有许多先生知道为什么要制造这种带金属权的黑树：它的发明者不能够把一棵灌木关在家里，他感到绝望，便把它挂在手臂上出门散步了。一位聪明的夫人曾说：“伞是写字间里的一种摆设。”确实，这样说很对，因为每个写字台旁都应该有一个挂物架，挂物架上应该挂一把伞。伞必须是干的。因为湿伞是一个

事件，是荒唐的，像一个写错的字，必须把它打开放在一个角落里，直到它完全改正过来，变成一把真正的伞，一件带着上街，吓唬朋友，更糟糕的是对付债权人的东西。



诺贝尔奖的幽灵

古今轶事